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三十五回 觀軍容呼家寶登台論將 信天命紹潛光逾溝受盟

紹潛光聞蓬婆糧草燒盡，上埗鄉長弗家珍亂箭身亡，莊勇紹海深，鄉長呼貴卿，丁潛龍先後被擄，所編竹筏，全無用處，懼蹈十字關之轍，使呼家寶往趙營求和。家寶匹馬乘竹筏渡溝，至半箭之地，忽一女子拜於馬前，口呼恩師。家寶大驚。看那女子髻縮攢翠逍遙巾，羽帔霞裳，手揮塵尾定睛再看，原來是花狀元趙無知。乃拱手曰：「狀元別來無恙，若之何改作女子。」無知曰：「門生本趙莊公女謀士，因扮男妝，往訪顏郎，中途偶應花試，猥以微才，蒙恩師賞識，取中狀元，紹公待某厚，故為公破賊而去，今各為其主，不敢通問，未知恩師辱臨，有何教誨。」家寶曰：「某奉本莊公之命，欲見趙公，求息兵訂和。狀元何不為某引導。」無知曰：「請到敝營，正好說話。遂引至一營，肅家寶上坐，斂衽下拜。家寶回了禮，無知曰：「請問恩師，既願訂和，如何和法。」家寶曰：「本莊公欲割烏溝以北屬趙公，懇賜回三虜，永結盟好。」無知曰：「石棋為我顏郎外舅之鄉，而唐埗鄉長為我顏郎所立，鄉長之妹翠屏又我莊之娘子也，須以唐埗為界，和乃可成。不然，恩師請無費口舌。」家寶曰：「此事回覆本莊公乃敢應允。請問那顏郎，即黃石莊之顏少青乎？」無知笑曰：「少青之外，豈無少青；何必黃石，又何必非黃石。」家寶曰：「那顏郎係狀元之婿，抑趙公之婿也。」無知曰：「門生等十餘人與本莊公同事顏郎，趙公之婿亦門生之婿也。」家寶曰：「某奉命而來，請見趙公乃可覆命，並欲一見顏郎。」言未已，忽報顏郎至。無知迎入，備言其事。少青大喜，乃與家寶相見。相率至大寨，同登將台，望軍容。但見旌旗肅穆，戈戟森嚴，家寶贊歎不絕，曰：「趙莊公何等樣人，善治軍旅如此。」少青笑曰：「彼不過一小小女娃耳。但胸中有十萬戈甲，故所向未曾敗北。」家寶點點頭，蹙額不語。無知曰：「恩師欲見本莊公，待某通報。」遂下台去了。忽聞炮響一聲，人馬移動。家寶於紅旗隊中指一人曰：「此人額如黑鐵，臉似紅銅，環皆闊額，拿雙斧騎烏者，何等樣人？」少青曰：「此莊勇趙聯曾學萬人敵，人呼他為趙霸王。」又指白旗隊中一人曰：「此人白面卷須，豎眉，方口，拿雙槍騎白馬者，又何人？」少青曰：「此莊勇賴仁化。萬軍中掉頭搖尾獨去獨來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人呼他為白飛蛇。」又指著兩個獅盔犀甲雙槍並馬而來的，問少青，少青曰：「此莊勇毛果、毛敢兄弟也。毛果曾擒山J，毛敢曾屠巨蟒，人都呼他。」言未畢，炮聲又起，見一隊女軍繡旗飄A，引著一騎女將，朱唇綠面，鳳眼蛾眉。家寶大驚失色，少青曰：「此某姪人白雪燕耳，混名雪槍娘。」家寶點頭曰：「往者十字道前追我軍者，正此女矣。槍如滾雪團雲，亂箭射之，不能入。我莊公甚懼之，以為神技。但坐騎甚怪，非馬非牛，畢竟何物？」少青曰：「此名耿純，產於紫霞洞，惟渠能降伏之，他人不能跨也。」言罷又指五花馬上一女將，曲眉細目，面削神清，曰：「此女由基樂更生也。能百步射懸絲，萬不失一。」家寶又指拿鐵棒的女將，臉碧眉青，身軀略矮的，相問，少青曰：「此名秋娥，汝紹莊之女雄也。鐵棒一揮，千夫辟易。紹莊不能用，而歸某。」又指後一騎曰：「此亦可莊之雄也。」家寶回眸一看，見其人方腮豐准，美目揚華，曰：「此亦顏郎姪人乎？」少青曰：「然。一拳頭，打死雙虎，兩頭鎗，鎗盡三軍。軍師不聞，可足足之名乎，即其人矣。忽然炮震連珠，一簇白繡旗擁出一騎，白袍女將，桃花臉薄，柳葉眉纖，杏眼櫻唇，十分嬌媚。拿著紫纓鼠尾槍，含笑而來。家寶曰：「此女何人？」少青曰：「軍師不見大旗上，寫的『白狼鄉范』四字麼，渠即白狼鄉長范百花也。」家寶曰：「那紹尾旗上，寫著橫簪鄉趙，亦橫簪鄉女鄉長麼？」少青曰：「昔隨無知在貴莊考試時，這書童原是個女兵，名春桃，本莊公立為橫簪鄉長。能使雙鋼，飛鋼擲人，無弗中，人呼飛杆娘。」言未已，聞無知呼於台下，曰：「莊公升座矣，請恩師進帳相見。」少青乃引家寶下將台，從左轅門而進。轅門外，皆坐著眾莊勇，與幾個鄉長閒談。見少青人，皆肅然起立垂手。過了儀門，暫憩堂下。遙望大紅帳外，坐著諸娘子，鳳盔上皆翹著三四尺的雙雉尾。兩旁女兵，皆執軍器侍立。漸聞香煙馥馥，三聲炮響，一陣笳鳴，金鼓剛停，笙簫間作。帳門開處，數十個繡衣女侍，擁出趙莊公公挪，高坐帳中。眾娘子參見已畢，顏少青坐左帳外，教人傳呼家寶進見。家寶整衣升堂，見紅羅帳裡，兩旁孔雀宮扇，護著個錦袍玉貌的美人，量是公挪了，拜舞已，立於柱旁。只見無知上帳參拜，備陳紹公求和之事。公挪問曰：「柱旁立的就是呼軍師家寶麼。」家寶曰：「是。」公挪使人備椅柱旁，請家寶坐。家寶謝了坐，將紹莊公求和之意，委曲細陳。公挪笑曰：「汝莊公，不念先鄉長之義，欺某是個女孩兒，不在眼裡，欲率雄師，踏平無力，以怨報德。今忽求和，必藏詭計。然某亦不多計較，若依某三事，便許軍師。不然，勢難兩立。」家寶請言三事。公挪曰：「第一件，要紹公單騎逾溝，至某營中盟會。第二件，須供銀三萬，許贖三囚。第三件，要以唐埗鄉立石為界，永遠不許侵伐界內小鄉。若依某時，明日已刻，到此受盟。某備酒筵款待，若已刻不來，你一莊六十鄉的人馬，休想片甲得回。」

家寶拜辭了公挪，渡溝而回，備述公挪之語。紹公想了一回，顰蹙曰：「十字關之敗，鄉長多陣亡，難保諸鄉不理怨某。今費三萬金，能贖兩鄉長之命，某不敢吝，即唐埗之界，較烏溝所爭不過六鄉的歲供，某亦不爭。至於單騎赴會，敵情叵測，能保首領以回乎。」丁勉之、尹保全，皆言不可輕往。家寶曰：「趙無知狀元，無力之女謀士也。念公厚遇，必不負公，某敢保公去。」丁勉之曰：「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安知不以無知為餌以釣公乎，某以為必不可去。」家寶曰：「公挪雖驍悍，其婿顏郎，溫文長厚，必不令公挪行詐，貽置四鄰。況今日之勢，欲戰則無糧，欲退則懼襲，死者不復生矣。而一莊勇、二鄉長，父母妻孥，莫不倚門呼季擁，被勞魂，誰非人子，誰非人婿，誰非人父，忍令從公去，而不從公返乎。」潛光慨然起立曰：「某命在天，豈趙公挪所能害某。」意遂決，乃使家寶先押銀一萬，復渡烏溝，許其三事，其銀二萬，恐紹莊路遠，取給不及。即於附近鄉長處挪借，明日已時，使呼家寶、尹保全隨往。又選莊勇十人，扮作軍士，解送銀箱，皆暗藏軍器。渡過烏溝，望見旌旗盡偃，鼓角無聲，靜悄悄似是空營，吃了一驚。忽炮聲驟響，一隊軍士，從營柵中擁出一個儒冠綬帶的少年來。家寶指曰：「此公挪之婿顏郎也。」言未已，少青來得已近。相與拱揖，迎潛光等入營，使人列筵相款。潛光曰：「見了趙公，才與賢郎敘話。」少青曰：「趙公挪乃十餘齡的丫角村娃，有何膽識，畏公之威，恐震懾不能成禮，故使某在此代盟。敢問莊公所許贖金，尚缺二萬，量從人亦已載來。」潛光使人交卸明白，又見一女子紹冠鳳帔，跪著叩頭曰：「花狀元趙無知參見。」潛光又吃一驚，起立回禮，無知坐於少青之下，潛光曰：「狀元無恙，在昔未曾開罪於狀元，狀元何故不辭而去。」無知曰：「男有室，女有家。在貴莊時，不過偶然遊戲，何可長也。」

正言次，只見潛光坐後，一人叉手立，虬髯虎額，身長八尺，膀闊筋拳，瞋目而視。無知大驚，問潛光坐後者何人？潛光曰：「此莊勇尹保全也。」無知曰：「此人神威閃爍，必非等閒。某在貴莊時，未曾認識。」忽聞霹靂響，呼一聲狀元。無知又是一驚。保全曰：「記得莊公賜飲酒已過量，府前的大榕樹幹近百圍，怒其阻某行路，只一槍刺入尺餘，牢不能拔。明日酒醒，復往拔時，那裡動得分毫。此時狀元教人扛出幾壇美酒，教某曰，汝若要拔此槍時，除非飲盡壇上的酒，可以助力。某一壇一壇的飲個淨盡，便去拔槍。此時看的人多了，某拿槍桿大叫一聲，看的人也幫著齊叫，那槍從一片叫聲中拔了出來。狀元將莊公命賜某犀甲一副，狀元忘之耶？」無知點頭曰：「是了，當時多呼莊勇為尹拔槍。」

言未已，即有軍士稟曰：「香案酒牲，已擺設停當了。」少青曰：「葵莛邱之會，束牲載書，不煩敵血者，信為本也。欲以信終，宜以信始。某欲與公各書一信字，互相執照，更無事束載繁文，不更直捷乎。」潛光曰：「賢郎所言，正合某意。但某本武人，不能作字，使呼軍師代書可乎？」少青曰：「可。」即令軍士取出筆硯，及黃絹二幅，少青與家寶各書訖，供香案上。少青與潛光上香爵酒，各表中忱。無知、家寶、保全陸續拜畢，易取信字，各佩身上，相肅就宴。